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封面题字：杨成武
封面设计：鲁鸿恩
版式设计：王　宁　王翠萍

China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临朐县委员会学宣文史委员会
二00三年十一月

China

主　　审　杨显伟
编　　审　王卓胜
主　　编　程士贵
责任编辑　傅绍信　王　宁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政协临朐县学宣文史委员会　编

开本 850×1168
字数 230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印刷
临朐县华兴商场有限公司印刷厂

China

目　录

劳工血泪

被抓当劳工　坎坷我一生 ……
…… 刘明武口述　张国仁整理(1)
日军野蛮行径　我家血泪斑斑 …… 张国仁(22)
不堪回首当劳工 …… 许效彦口述　许心安整理(36)
悲惨的劳工生活 ……
…… 刘信礼　马玉山口述　王兆祥整理(45)
被俘后成为劳工的经历 ……
…… 张兴业口述　王兆祥整理(54)
一位劳工的诉说 ……
…… 尹先俊口述　尹继生　连文光整理(60)
我的精神分裂症是怎么得的 ……
…… 谭金岭口述　谭金起　魏金华整理(66)
日军侵华期间被抓去日本的临朐劳工档案 …… (71)

日寇暴行

触目惊心的龙岗惨案 …… 刘志信(87)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驻上林和大车沟日伪军暴行简录 ……
…… 王代兴　吴荫盛(92)

历史足音

临朐公安史话 …… 王文林(107)
新中国成立前后临朐的剿匪斗争 …… 张玉贤(113)
援建坦赞铁路纪实 …… 高延春(120)
大炼钢铁二三事 …… 冯益智(142)
开发黄河孤岛亲历记 …… 刘继春(145)

往事追忆

一幅珍贵的墨宝 …… 程士贵(159)
难忘的战斗历程 …… 周　辉(164)
苦尽甘来话童年 …… 程　文(178)
我为周总理站岗 …… 赵恒安(202)

人物春秋

南征北战斗敌顽　修桥筑路为人民
——原铁道部副部长布克的人生之旅 ……
…… 傅绍信　程士贵(204)

China

机智勇敢　战功赫赫
——访抗美援朝老战士曾宪诰 …… 程士贵　傅绍信(221)
缅怀大姐许辉 …… 许学恒口述　郭京训整理(233)
窦来庚的武术生涯 …… 窦　璋(239)
热心敢协工作的吴芳亭先生 …… 谭家昌(251)
翰苑挥毫业有成——书法家朱猷德小记 ……
…… 傅绍信　程士贵　王　宁(257)

海外见闻

追忆在朝鲜的日子 …… 魏秀堂(261)
旧金山印象 …… 张维明(307)

古迹寻踪

悬泉寺琐记 …… 程居圣(324)
悬泉寺与月明崖对联考 …… 冯益汉(330)
青州尧王山冯氏祖茔寻访记 …… 冯玉文(332)
临朐城为什么又叫风箱城 …… 张铭璇(336)
初考白芽寺 …… 许心安(338)

China

史海探幽

《水经·巨洋水注》考释…… 王新生(344)
西汉时期的朱虚侯刘章 …… 刘玉科(360)

※补白※　诗词八首

读劳工史有感 …… 傅绍信(44)
感怀——编辑“劳工血泪”所思 …… 傅绍信(70)
赞荒山野梅 …… 王兆祥(112)
春山行 …… 王兆祥(144)
江城子·东城赋 …… 马连礼(163)
满江红·春日放想 …… 钟耕民(260)
悬泉寺咏怀 …… 王　宁(323)
沁园春 …… 马淑美(337)

China

被抓当劳工 坎坷我一生

刘明武口述 张国仁整理

我家是柳山镇刘家庄。1945 年,我整 20 岁。因叔父无儿,便与父亲商量,决定过继我为后,并找人写了过继文书。而我父亲只我一个男孩,所以两家就守着我自己,都对我疼爱有加。当时社会上兵荒马乱,我村是伪政权所辖地,经常拔兵。老人们为避免我被拔兵,便让我到而寺后完小上学。在学校上了不到两个月,日军“扫荡”西寺后,一把火将学校烧成了废墟。于是,学校又迁到了吉山附近的冯家沟。清明节,学校放假 3 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准备第二天去上坟。当时乜家河住着日伪清乡大队长潘树勋的一个中队,中队长姓高。4 月 4 日深夜,100 多名伪军与十几名日军悄悄把我村包围了起来。在梦中,我被狗的一阵阵狂叫声和砸门声惊醒,知道事情不好,就迅速起床,拿上两颗手榴弹,开了屋门。一出门,正碰上西邻刘明仁从墙上跳到了我家。他对我说:“不好了,我的大门被汉奸砸开了,要抓人了,快跑吧!”我马上跟他向东跑去。刘明仁又跳过我家的东墙到了刘明宗家中。我正要跳墙,一想,我是个学生,他们不能随便抓学生,而父亲还没起床,我得赶快回去叫父亲。刚把父亲叫起来,抓刘明仁的两个伪军也跳墙追到了我家。此时,我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正站在磨盘边，两个汉奸同时用枪指着我大喊："站住！不准动，举起手来！"我一看，跑是来不及了，就悄悄把两颗手榴弹从背后顺大腿放到磨盘下，然后举起了双手。这时，一家人都起来了，父亲跳东墙从刘明宗家跑了，只有母亲和婶母在跟前。汉奸对着婶母大声喝斥道："快去拿根绳子来，要不就枪毙了他！"婶母战战兢兢地拿来了一条绳子。两个汉奸用绳子把我五花大绑起来，然后用枪指着我向外走。不管母亲、婶母如何求告，都无济子事，反被他们踢了两脚。婶母一看求不下，就走在我的前边，先开了二门，又开了大门。两个汉奸在我的身后用枪指着我走出大门，并让我走向关爷庙西边的场院。一边走，婶母在后边就求告说："这个孩子命苦，一岁就死了娘，一直跟着后娘长大，我做婶子的无男孩，我们两家守着这一条根儿，你们行行好，给我们两家留下这条根吧！""妈的，什么根不根的，臭娘们，再跟着罗嗦就要你的命！"接着又是一顿毒打。在从我家到关爷庙约 150 米的距离中，婶母被枪托子打倒了三、四次。

到了场院内一看，场院周围由 20 多名伪军看守着从户里抓来的人和抢来的牲口及衣物。这两个伪军把我交待给看守后，又转身继续到户里去抓人了。约一个钟头的时间过去了，15 名五花大绑的青壮年陆续被押到了场院中间，旁边还有十几头牛和驴及衣物、布匹一大堆。哨子声在村中一响，村周围及户里的汉奸和鬼子都集合到场院内，这时天已放亮。1945 年 4 月 5 日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China

汉奸100多人分成了3个队:第一队20多人,在前面,离我们500米左右,作为前哨,边走边探路,防备八路军打他们的埋伏;第二队50多人及十几名日军押着我们和抢来的东西走在中间;第三队20多人,在大队的后边,离我们300多米,以防八路军追击。

被抓的15人在离村时只给刘明义松了绑,让他一手牵着一头牛,一手牵着一头驴,衣服、布匹由牲口驮着。其他14人,用绳子每7人连成一组。当我们走到瓮石山东南乱叉石处时,刘明义见此处乱石成堆,且多一人高、数米粗的石柱,易挡视线;还有一条大沟通向东方,易躲枪击。他突然西手把牵牲口的绳子一扔,撒腿向东跑去。汉奸发现后,高喊:"站住! 站住! 再跑就开枪了!"刘明义哪管他开枪不开枪,没命的向东跑。汉奸真的开枪了。可四五声枪响过后,刘明义并没有倒下,他跳下沟,顺沟向东跑去。汉奸怕八路军袭击,没敢离队追赶。他们也未敢从大路走,而是绕道从楼子石以东,向北经战家庄、桃花、营子、吴家庙进北关,最后到达西坦伪军的一个中队部。中队部院子很大,其中有西间北屋,一间为看守人员住宿;另一间下边有一地下室,地下室有一个80厘米见方的进口,设有木盖。从各地抓来的40多人,先给松了绑,然后拿来梯子从地下室的进口放下去,让我们踩着梯子一个个下到地下室里。等人下完,看守把梯子拔上去,盖上盖子上了锁,看守人员就持枪坐在盖子上。

40多人押在这个名副其实的地狱内,又黑、又挤、又潮,人们立刻有了一种"下地狱见阎王"的恐惧感。每日

China

两餐，每顿每人只给两个酸煎饼，不给水喝，也无咸菜。每天傍晚从地下室踩着梯子爬上来放一次风，由于吃不饱，放风时，有的人晕倒在地。

在地下室内，我与刘瑞云坐在一块，他对我说："我家被牵来的三头牛，老母牛是柳山寨八掌柜分（音 fèn）给他的，今年按契约得归还他老母牛及分的一头小牛。养三年老母牛，只赚得一头小牛。而现在，自己这头小牛被牵还好说，欠八掌柜这个帐可怎么还法？你说愁人不愁人？"他白天夜里不住地念叨这几句话。第三天晚上放风回地下室时，他从院子里捎回来一块砖头。夜里，他口中大喊："我让你牵我的牛！我让你牵我的牛！……"手中砖头就向人们的头部扔去，不管其他人如何制止、劝说，他仍发疯似地向人们砸去。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刘瑞云因家中三头牛被牵而疼疯了，都高喊看守下来制止。看守伪军认为我们是故意捣乱，制造麻烦，蓄意逃跑，所以只用枪托向地下室的盖子捣了几下，让其静静了事。折腾了近半个小时，下边的人们才把刘瑞云抱住。制服后，伪军才打开盖口，放下两盏马灯照着，让人们把刘瑞云弄到地上院内。伪军先把刘瑞云用枪托及探条狠狠打了一顿，然后拿来梯子放在地上，让刘瑞云躺在梯子上举起双手，用三条绳子把双手、腰、腿捆在梯于上，捆好后把梯子竖在墙上不管了。我们在地下室里开始还能听到刘瑞云的惨叫和呻吟，快天明时听不到动静了。天亮后，我们从地下室的小窗口中看到刘瑞云已经死去了。其家中花了钱，找上关系才把尸体赎出去。当时被刘瑞云打伤的有 7

China

人,其中刘瑞龙被打得最厉害,头部全肿了,两眼肿得不见缝。押到第七天,早饭时辰,让我们从地下室都上来了,每人吃了两个煎饼,然后让我们蹲在南墙根上,象是在等什么。不一会儿,从院外开来一辆大卡车,让我们40多人上了车。刘瑞龙双眼肿得看不见路,被两个人架着上的车。驾驶室内除一名驾驶员外,还有两名持枪的伪军。车发动起来刚要走,一个伪军上前制止说:"有事,车先不要开,停下。"原来是刘明来的父亲刘长清得知儿子被抓,前两天给潘树勋送了赎金,要求留下他儿子。潘答应后,今天派了两个伪军带着他的亲笔信与刘长清一块来到西坦中队部,让其放人。刘明来从车上下来了,刘长清说:"车上还有我的一个侄,请也放他回家吧?"一个伪军冲着刘长清说:"给你留下一个'指路'的就行啦,还罗嗦什么!"大家一听这句话,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一去不复返的命运,但去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只是伤心地流着眼泪,挂念着家中的老小。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派来的伪军中有一个指着刘瑞龙说:"那是个死货,拉他去做什么?"子是刘瑞龙被架下车来。后来家中通过关系,花上赎金才把他赎回家。至此,我村被抓的15人中,只剩下我们11人,另10人是张兆洋、张兆林、孙延先、吴玉升、王锡佐、刘瑞林、刘瑞福、刘瑞录、刘明祥、刘瑞兴。一个小时后,伪军押我们坐汽车到了青州火车站。两个伪军把我们交给了日军,日军持枪把我们押到了车站附近的一个盛石灰的大仓库内。中午开饭了,每人发给一叠煎饼,足有一斤多,但霉烂得根本不能吃,煎饼中间全黑

China

了,一动冒黑烟,周围是黄色的,粘糊糊的。尽管每人肚子里饿得慌,但没一个人吃,全扔了。鬼子也没给水喝。下午3点多,由日军押着我们上了东去的火车。车上坐的都是日军和伪军,没一个老百姓。我们40多人就坐在车厢内的走道上。经过五、六个小时后,火车到达青岛,下车后排好队,由日军押着步行到了"青岛市第二劳工训练所",人们通称为"青岛劳工协会",简称"劳协"。

押入劳工协　实在没法活

"劳工协会"在青岛的大港附近,院子很大,周围房屋很多,北边还有十几间两层小楼,院子周围拉着电网,屋内用木棍和木板搭的双层吊铺,加地面一层,共三层铺面。人们在铺上站着不能抬头,只能爬来爬去,人挤人。因人多,只一口锅做饭,做不下来,一天只能吃两顿饭。饭是大米干饭,煮得半生不熟,锅底下的还糊得发黑。开饭时,两个炊工用竹篓抬着干饭,一个炊工拿着勺子。劳工们坐在地上,没有碗筷。当三个炊工到跟前时,有帽子的把帽子摘了当饭碗,双手托着帽子一伸,拿勺子的炊工盛一勺干饭,一下子磕在劳工的帽子里;有的劳工无帽子就把衣襟一撑,饭就磕在衣襟上;有的劳工上衣小,无法用衣襟接,就双手一伸,炊工就把饭磕在地上;个别的劳工动作慢,就隔了过去,这顿饭就吃不上了。每顿一铁勺干饭对一个青壮年面言,那只是个半饱。不给水喝,人们渴得厉害。有的人晚上假装上厕所,偷喝一顿从澡堂里

China

流出来的污水；白天，当看守人员洗完脸，把污水泼到地下时，劳工们便发疯似的跑上去用手捧那点脏水喝，看守人员就用木棍打那些抢水者。人们渴急了，不管怎么打，还是没命地捧那点泥浆喝……不少人洗脸水没喝上，身上倒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劳协”雇了一批十四五岁的男孩，名曰：“青年管教队”。他们手拿木棍，以打人为乐趣：你坐不好挨打，走不好也挨打。为防范劳工逃跑，夜里睡觉不让穿衣服，上厕所也不让穿衣服。夜里解手时，先报告一声“我要解手”，得到批准后，这才光着身子去厕所。这时青管队的看守就给两棍子，解完手回来进屋时又得挨两棍子。一次，一名劳工为避免挨这四棍子，就偷看从窗口向外小解，被看守发现后给毒打了一顿。毒打的方式很特别：六个青管队队员打一个劳工，先把劳工按在地上，两人每个人按一只手，另两个人每人按一只脚，一个人按着头，一个人拿着木棍专打屁股与膝盖之间，直打得皮开肉绽、人昏过去为止……

白天去干活，有的去码头，有的去体育场，有的去打山洞子。一次，有人想利用出去干活的机会，组织集体暴动，计划只要一人大喊一声“跑”，大家便四散逃去。看守人员从劳工的表情上看到事情不妙，他们把手提的驳壳枪打开了机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策划者没敢动。一天，白塔乡孙家沟张洪田，利用上厕所的机会趁看守不备，爬上墙抓看架电网的木棍侥幸跑掉了。由于吃不饱，没水喝，挨打受折磨，每天都有人死去。死后就与一些奄

China

奄一息的病号放在一起，积攒三四天后让劳工们把尸体垛在地排车上拉出去扔进大海。

押入日船舱　一去不还乡

在青岛干了近一个月的活。一天，日军从劳工中挑了我们21人，站到院子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衣裳：一个青夹袄（白里黑表）、一个青夹裤（白里黑表）、一个线毯子、一个黄帽子。然后排队到了码头，让我们分成3组，每7人上一条船，共分乘3条船。我与营子丛蓝田等7人上了一条叫“大连丸”的小货轮。每条船都是给“大连泰纪公司”运盐和布匹去日本的，为防美国飞机轰炸，每条船上配有一个排的日军，并安装有高射机枪一挺和高射炮一门，船面用树枝进行了伪装。船离开青岛3天后，行至公海上。中午饭后，我们忽听到船上拉警报，抬头一看，原来是从东边飞来了十几架美国飞机。飞机在我们的上空盘旋扫射，船上的高射机枪和高射炮也在猛烈地还击。可不管日军怎么拼命，美机照常扫射并俯冲下来向我们投掷炸弹。半小时的激烈战斗结束了，美机全部返航。3条船中，只有我们乘坐的“大连丸”幸免子难，其他两艘在几声剧烈的爆炸声中沉入大海。船上的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淹死，无一幸免。剩下的我们这7名劳工，在船上做搬运工作。日军对我们非打即骂，皮鞋踢、耳光打是经常的事，吃的是他们剩下的饭菜渣子。

因怕美机再来轰炸，船只只能在海上停停走走，漂泊

China

了40多天才到达东京。卸货后,我们去水上衙门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三天后到达青森,在青森坐上渡轮,6小时后到达北海道的函馆,下船后坐火车到达岩内县,然后坐汽车到达目的地——发足。三天后,又从"青岛劳工协会"押来了193人,我们村的其他10人也在其中。同村人从青岛分手近50天,今又重逢,应该很高兴,但我们相聚后,只是痛苦地掉泪。据他们讲:他们1000多人被押入一条日本旧货船,甲板上不少设备没有了。为防美国飞机轰炸,甲板上用绳子绑上树枝进行伪装。船底装有沙子、矿石,人从甲板上踩着梯子下到船舱里,坐在矿石上。这些人,每200人一口铁锅做饭,共5口锅。在甲板上做饭时,海上风大,不好生火,做玉米饼子吃,经常是半生不熟。一天两餐,一顿只分到猪舌头大的一个饼子,不给水喝,人们只能偷喝点污水。由于挨饿、受折磨,病的人不少。轻者自己不敢说;重者日军一旦发现,就叫来一名穿白大褂的医生,给打上一针,让其死去。然后把衣裳扒光,扔入大海;有的装入麻袋,绑上石头沉入大海,葬身鱼腹。每天都有三、四人被这样处理掉。船在海上怕美机轰炸,只能走走停停,不走正航道,所以走了21天才到达日本九州的门司。在门司进行消毒:劳工们排好队,由穿白大褂戴口罩的日本妇女先给每个人身上喷了药,让我们把衣服全部脱下。每人的衣裳包成一包,拿到一个地方进行蒸气消毒。光腚的劳工们再跑到离脱衣20多米远的一个澡堂内洗澡。澡堂内设有几个大水池,池内的水很热,足有40多度,到了池内必须蹲下。人们刚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